

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

曹林娣 许金生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

曹林娣 许金生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曹林娣等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ISBN 7-112-06410-4

I. 中... II. 曹... III. 古典园林—园林艺术—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IV. TU986.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473 号

本书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又通过文献与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中日古典园林进行了文化、历史、美学、造型艺术、审美心理、环境的选择等多重比较，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与创作中国特色的园林艺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 崔 勇

责任设计 刘向阳

责任校对 赵明霞

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

曹林娣 许金生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6 $\frac{3}{4}$ 字数：350千字

2004年9月第一版 200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35.00元

ISBN 7-112-06410-4

TU·5659(1242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引 论

中日古典园林是中日文化领域中特殊的文化载体，它们既具有有形的物质构筑要素，诸如山、水、建筑、植物等，作为艺术，又是传统文化的历史结晶，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因而属于上层建筑，是“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本书讨论的园林文化，重在研究从园林这一有形的实体中透露出来的风云变态的思想理念。钱钟书先生曾这样比喻“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①我们可以借来比喻“理之在园林”。

狄尔泰认为，整个世界由机械的“自然世界”与充满人的心灵自由的“人文历史世界”所构成，单用机械的自然科学因果论解释不了复杂的充满生机的人类精神现象。人的全部行为和活动（包括园林艺术）及其产物都是有意义，并传递着意义的，都具有符号学与象征的特征，都需要理解和解释。对此，必须确立“理解”的即阐释学的方法，即把握“体现在某个物质符号中的精神现象活动”。^②本书借助中日园林产生的历史材料，分析源出于其中的历史情势和生活情境，冀以“复原它们所表示的原来的生命世界”。

民族风格、气质、形式，凝聚着千百年来各民族的审美实践，是在千百年来各个民族按照美的尺度造型的过程中，积淀在心里深层的物质构成。民族的审美心理作为人的一种本质力量，外化于文化艺术，就体现为民族特征。

中国、西亚与欧洲并称为世界三大造园系统。1954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造园联合会上，英国造园学家杰利科致词，认为古希腊、西亚和中国是世界造园史中三大动力。

世界文化大致分为四大体系，即汉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洲文化体系。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属于汉文化体系。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认识自然、了解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索取。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也是一个整体。但是，诚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一个部落的正式习俗也许百分之九十与邻近的部落相同，却可以作些修改以适应与周围任何民族都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研究这种在整体

^①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3，第231页。

^② 《狄尔泰全集》第五卷，1977，第318页。

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最有益的”。^①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各民族文化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地理环境，植根于不同的经济基础，依赖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因而也形成了各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有的依然潜意识地影响着现代人的思考方式、感情。

中国不仅是东方园林艺术的发源地，而且还是世界上自然山水园的精神发源地。日本园林是在中国园林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在日本园林方面的体现。但是，历史上的民族，都只能各自生活在固定的某一空间，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与过去社会生活的人类所特有的状态相关联，它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体系，为某一社会群体所特有。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所生存的思想文化、物质空间的不同，使中日园林的精神互异，甚至隔膜。

日本现代著名诗人、作家室生犀星曾说过：“纯日本美的最高表现是日本的园林”。^②日本园林呈现出的艺术风貌和精神内涵是日本式的，如果从发生学的立场去考察，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作为文化载体的日本人，他个人的思想焦虑与精神体验，参与了对异质学说的诠释与接受。因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创造性叛逆”是难以避免的，因循自我的思维框架、心理定势去选择、取舍、理解、消解外界事物。接受者主体文化心理构架在感受与理解外来文化过程中的独立作用、影响的过程，就是被接受者误解与自我认同的过程，两种文化心灵之间的帷幔是不能被穿透的。^③所以，日本古代文化成为一种合金文化，它是在“吸收”和“溶解”异质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生命、新形态，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某些特征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因而，日本园林文化不是一种“舶来文化”，而是日本民族的文化，是表现日本民族心态精神的民族文化。

因为任何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都不同于其他民族使用的。任何民族所接受的焦距、视点，对该民族来说，仿佛是上帝安排的景物，像一张底片上印出来的。^④

在国际文化交流和研究过程中，一般局限在具体的技术领域，园林艺术的研究和交流也是如此。当前，在学术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者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比较“同源而殊派”的相邻国的园林文化，并不多见。本书也属于一种文化探索。

本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探讨中日两国探寻、营构园林美的不同历程，着重寻觅日本学习、吮吸、消融中国园林文化并创构和式园的踪迹，既揭示出中国文化在日本园林中的斑斑印迹，又客观地展示出日本园林吸收异质文化又不断超越自我的发展历程；中编从中日园林物质建构和精神建构等具体问题上比较分析中日园林的“异质”因子；下编则从两国不同的自然地理、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结构、人文精神、思维方式、审美观等诸方

①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第7页。

② 《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日本卷·四季的情趣》，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第88页。

③ 参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308页。

④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第10页。

面，探究中日园林文化差异的深层原因。全书力求从形成中日园林差别的历史文化背景上考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联结上下功夫，不仅“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是企图发现“具体典型”，^①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对彼此文化渊源和异同的理解，从而拓展研究和交流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末叶早谈到了，在物质和精神领域中，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预言，随着“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②德国大诗人歌德说：“科学和艺术属于全世界，在它们面前，各民族隔膜统统消失”。这是写作本书的基点。

① 金克木：《日本外交史读后感》，《比较文化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 185—187 页。

②《共产党宣言》第一卷，参见《论艺术和文学》选集第二卷，柏林，1967。

目 录

引 论

上编 中日园林文化的历史轨迹·····	1
第一章 先秦汉魏六朝与日本上古园林文化基因·····	3
第一节 中日原始自然崇拜和神话传说与园林文化基因·····	3
一 中国原始自然崇拜和神话传说·····	3
二 灵台、灵沼、灵囿·····	6
三 日本的神道与盘座、神池·····	8
第二节 秦汉“体象天地”与“模山范水”·····	12
一 秦汉宫苑“体象天地”·····	12
二 人造仙境和仙居楼台·····	13
三 “模山范水”和木构架体系的基本形成·····	15
第三节 士人园的诞生及其文化辐射·····	15
一 士人园的诞生·····	16
二 士人园对六朝帝王宫苑的文化冲击·····	18
三 士人园与寺观园林的血缘关系·····	19
第四节 日本上古文化与汉文化的东传·····	20
一 日本上古文化·····	20
二 大陆归化人·····	20
三 日本与中国“世修贡职”·····	21
四 汉籍东传和日本使用汉字·····	22
第二章 隋唐与日本飞鸟奈良园林·····	23
第一节 园林与诗画艺术的结合·····	23

一 “动与天游”的绛守居园	23
二 诗画艺术与盛唐士人园	24
三 气势磅礴的隋唐宫苑	25
四 佛寺道观和公共游豫园林	26
第二节 日本全盘吸收汉文化	27
一 中国佛教东传和日本的寺观园林	27
二 圣德太子与日本遣隋使	29
三 日本大化革新和遣唐使	30
第三节 日本的“中国式池苑”	31
一 蓬莱神仙说和日本池岛仙境	31
二 须弥山与佛世界	32
三 名士风流和“曲水宴”	34
第三章 中唐至南宋初与日本平安园林	37
第一节 中国“主题园”的诞生	37
一 中唐文人写意园的先声	38
二 主题园的萌芽	39
三 主题园的成熟	39
第二节 艮岳——参造化、夺天工	40
一 按图度地，天造地设	41
二 参诸造化，兼其绝胜	41
三 品题景观，以诗立意	42
第三节 日本和式池庭的诞生	43
一 平安时期中日文化交往	43
二 和风之渐	43
三 寝殿造系与净土教系庭园	44
第四章 宋末至元明中叶与日本枯山水园林的诞生	47
第一节 宋末至元明中叶文化与园林	47
一 元文化特色及园林	47
二 元皇家宫苑——上苑	48
三 明代前期至中叶文化与园林	49
第二节 宋明文化影响与五山文化	50
一 日本文化主角的转变	50
二 兰溪道隆游化日本	51
三 中国画与日本园林	52

第三节 日本的禅宗枯山水园林·····	54
一 枯山水·····	55
二 室町枯山水双壁·····	55
第五章 明末至清代与日本桃山、江户园林文化·····	58
第一节 中国园林文化的集成和终结·····	58
一 人欲的张扬与明末至清代私家园林的鼎盛·····	58
二 清代皇家园林的集成和终结·····	60
三 造园实践的理论总结·····	62
第二节 文运复苏与中日文化交流·····	63
一 桃山、江户时代文运复苏·····	63
二 中国南画与日本的南画风格园林·····	64
第三节 日本桃山庭园的代表——茶庭·····	66
一 中国茶文化·····	67
二 茶文化东传与日本茶道·····	68
三 茶庭·····	69
第四节 多姿多彩的江户庭园·····	72
一 园林形式和功能之多样化·····	73
二 造园思想及风格之多元化·····	74
三 作庭书籍从秘传到普及化·····	75
中编 中日园林“异质”面面观·····	77
第六章 园林“主人”及品类·····	79
第一节 “皇帝”与“天皇”·····	79
一 风流天子与中国皇家园林·····	79
二 傀儡天皇与日本皇家园林·····	82
第二节 中国贵族、士大夫与日本的贵族、大名·····	84
一 中国贵族士大夫私园·····	84
二 日本贵族、大名私园·····	88
第三节 “诗僧”与“石立僧”·····	91
一 “诗僧”与中国寺观园林化·····	91
二 日本僧侣——高等文化素养的群体·····	94
三 “石立僧”与日本园林寺庙化·····	96
第七章 中日园林的精神建构·····	98
第一节 儒家思想与园林·····	98

一 中日儒家思想之异同	98
二 儒家思想与中国园林	100
三 儒家思想与日本园林	103
第二节 道家神仙思想与园林	107
一 道家道教神仙思想与中国园林	107
二 道家道教神仙思想与日本园林	109
第三节 阴阳五行思想与中日园林	113
一 阴阳五行思想及中国园林堪舆术	113
二 园林环境心理、环境生态与阴阳五行	117
三 阴阳五行思想与日本园林	118
第四节 中日佛教思想与园林	121
一 佛教的中国化与日本佛教	121
二 佛教与中国园林	123
三 佛教与日本园林	124
第五节 艺术意境	130
一 中国园林诗意画境	130
二 日本园林与和汉诗文	132
三 日本园林画境	136
第八章 中日园林之物质建构	137
第一节 山石	137
一 中日园林石材和选石标准	137
二 中国园林掇山	139
三 日本园林筑山	141
四 中国园林置石	143
五 日本园林石组	145
第二节 水体	147
一 真水与假水	147
二 中国园林理水	148
三 日本园林理水	150
第三节 建筑	152
一 中日园林主体建筑	152
二 中日园林单体建筑	153
三 中日建筑装修与陈设	156
四 中日园林字画及家具陈设	158
五 中日园林建筑布局	164

第四节 植物·····	166
一 中日园林植物品类·····	166
二 中国园林植物的造景特色·····	168
三 日本园林植物的配置特点·····	171
下编 中日园林“异质”探源·····	177
第九章 大陆文明与岛国精神·····	179
第一节 中日自然经济生态·····	179
一 中国自然经济生态·····	179
二 日本自然经济生态·····	182
第二节 “夷夏之别”与“岛国根性”·····	184
一 文化的“自发”与“暴发”·····	184
二 有容乃大与“夷夏之别”·····	186
三 文化饥渴与“岛国根性”·····	191
第三节 一体多元与多源一体的园林样式·····	194
一 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与园林·····	194
二 多源一体的日本文化和园林样式·····	196
三 “内陆意识”与“崇海”情结·····	196
第十章 中日社会政治结构·····	199
第一节 “皇权至上”与“三宝之奴”·····	199
一 “改朝换代”与“万世一系”·····	199
二 皇权与宗教·····	200
三 “六合”营造心态·····	202
四 “三宝之奴”与国教·····	205
第二节 “科举制”与“世袭制”·····	209
一 科举选官制·····	209
二 世袭制与日本的等级制·····	210
三 士人、武士与政权的依附关系·····	211
第三节 “文治”与“武治”·····	212
一 中国园林的“崇文”与文人气·····	212
二 日本园林的尚武与杀伐气·····	216
第十一章 “人本”与“神本”·····	219
第一节 “人本”与“小我意识”·····	219
一 人本精神与可居可游·····	219

二 “小我意识”与可观可赏·····	222
三 “内圣”与“唯美”·····	223
第二节 “中和”与极化·····	229
一 辩证思维与中国园林·····	229
二 极端思维与日本园林·····	230
第三节 “乐感”与“耻感”·····	234
一 乐感文化与“体宁心恬”·····	235
二 “耻感文化”与精神第一·····	237
三 精雅与稚拙·····	241
四 “柔美”与“幽玄”·····	247
参考书目 ·····	250
后记 ·····	253

上 编 中日园林文化的历史轨迹

园林是“替精神创造的一种环境，一种第二自然”。^①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日本则长期处于蛮荒阶段。中华民族对自然有一个从顶礼膜拜、比德到欣赏、亲和的过程，体现了“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②

中华民族为了探寻一个“可居可游可赏”的理想生活空间、最佳生态环境，上下求索，付出了数千年的岁月，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作为高级文明的园林，看似无关紧要的“长物”，实际上，它的存亡兴废，既与国家的兴乱治衰密切关联，更与时代的文化思潮、时代精神相左右。在中国，魏晋、中唐和明末，是中国园林的形态发生飞跃和园林发展的颠峰期，同时也是中国思想领域中三个比较开放并具有特色的时期：魏晋以封建门阀贵族为基础，带着更多的哲理思辨色彩，理论创造和思想解放突出；从中唐到北宋，则是世俗地主阶级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内多样化地全面开拓和成熟、为后期封建社会巩固基础的时期；明中叶掀起了以市民文化为主体的浪漫主义思潮，标志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明末清初随着王学左派“心学”的兴起和高扬个性、张扬人欲的思潮的出现，迎来了园林文化的再度辉煌，但随后逐渐出现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鼎盛后的滞化现象，园林趋向定型化和程式化。日本在应仁之乱前，即中国明代中叶以前，基本上是属于真山真水的池庭形式，池庭的布局及文化内涵是在不断汲取消化中国园林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长期处于部分仿效阶段；直到进入室町幕府时期，枯山水园林形式才从一般园林中分化独立出来，从天正期（1573—1592年）开始，掀起露地园。枯山水和露地庭园艺术日臻成熟，成为最具日本特色的园林，遍及全日本。尽管日本园林起步很晚，但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庭园之国。

诚然，日本文化艺术受到中国文化艺术的长期熏染，中国文化因子大量渗入日本国的文化风土中，经过日本长期的历史过滤和消化，遂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性格特征的

①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103页。

②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13页。

园林艺术。因此，即使是在直接汲取、仿效中国文化中出现的日本山水园，也依然具有日本特色；反之，就是在具有鲜明日本特色的枯山水和露地园中，也分明有着中国文化鲜明的烙印。

第一章 先秦汉魏六朝与日本上古园林文化基因

中日园林的文化基因，都源自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和由此产生的神话。中国园林，导源于对神话中的昆仑神山和蓬莱仙境的模拟，秦汉帝王为了当人间的“活神仙”，修筑了“象天法地”的宫苑。“一池三岛”的秦汉模式，成为我国园林营造的第一次飞跃。魏晋士人“玄对山水”，逐渐从青山绿水中找到了任人啸傲的“仙境”，于是挖池堆山，乐于丘亩之间，出现了“有若自然”的士人山水园林，推动了中国园林的第二次飞跃。日本用来祭祀神灵祖先的岩座和神池，成为日本园林中石组和水池的雏形，原始宗教神道教和神话传说，同样成为日本园林的渊源。

第一节 中日原始自然崇拜和神话传说与园林文化基因

中日原始先民的思维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他们都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①和世界上其他先民一样，都产生了原始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同时创造了“神”。

一 中国原始自然崇拜和神话传说

“出于繁衍生息的迫切需要，与人的衣食物住行密切相关的天文、气象、山川、土地、动物、植物等等自然物率先得原始民族的认识——未经检验的认识，自然力逐步人化，自然崇拜先于其他崇拜跃上祭坛”。^②“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③所谓“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④自然崇拜中，天地山川崇拜是核心。《史记·礼书》：“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汉书·郊祀志》曰：“郊祀社稷，由来久矣”。据《礼记》等书籍记载，西周春秋之时，天子和国君均于冬至之日至南郊祭天；夏至之日至北郊祭地，称为郊祭。中国名山代表和象征的泰山，地处东部，为“万物终始之地，阴阳交泰之所”，称为“五岳独宗”，因此，成为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告祭之地。北京至今犹存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第92—94页。

②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2—3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672页。

④《礼记·祭法》。



图1 北京天坛圜丘

天坛（见图1）、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和先农坛等。天地崇拜和灵物崇拜，又是神话产生的温床。

中华先民创造了世界上最原始的无性创世神话群、昆仑神话系、蓬莱神话系、盘古神话系等，这些神话散见于先秦的《山海经》、《列子》、《楚辞》，汉初的《淮南子》，六朝的《十洲记》、《玄中记》等书中。其中昆仑神话系和蓬莱

神话系显然是先民按照自己认识的生活环境创造出来的。如昆仑神话臆想了这样一个神仙居住的环境：昆仑山位于西海之南、流沙河的水滨，它的南面是赤水，北面是黑河。它是天帝在人间的住所，百神也在那里居住。地大方圆八百里，有万仞之高。上有神树、神井、神兽、神灵，昆仑山不仅靠着流沙河、黑河和赤水，而且它的外围依然有神山水保卫着，外物难以靠近。环山的河叫弱水，连鸟的鸿毛这样轻的东西也要下沉；弱水外还有火焰山围绕着，任何东西碰上都会燃烧。这是初民心目中的“人间天堂”。昆仑神话中有灵的仙境还有“圃”，如“平圃”、“县圃”、“悬圃”、“疏圃”、“元圃”、“玄圃”，均系同一类型。显然，这是居住在西北内陆地区的先民创造的神话。

居住在沿海水滨的先民，对烟波茫茫的浩淼海洋有着崇拜敬畏的心理，何况，大气中由于光的折射，能把远处的景物显示到空中或地面上，形成海市蜃楼的奇异幻景：“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①这种奇异的幻景，更激发了古人的无穷遐想，遂产生了具有海岸地理型特色的蓬莱神话体系：大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高下周旋三万里，顶平旷可九千里，洪波万丈的黑色圆海成为天然的护山屏障，山上既有可供人类居住的金玉琉璃之宫阙台观、赏玩的苑囿、晶莹的玉石、纯洁的珍禽异兽，又有食之可以令人长生不死之神芝仙草、醴泉和美味的珠树华食。物质生活富裕华贵，精神生活充实纯洁，而且这种生活是一种永恒的享受。

先民的自然崇拜中，还含有对“灵物”的崇拜，植物有令人不死的神芝仙草，有灵的动物也不少，如与后世中日园林关系密切的“龟鹤”的崇拜。

大龟，又叫大鳌，也称鳌，在中国被称为“四灵”之一。《列子·汤问》篇载，渤海之东有大壑，其下无底，中有五座仙山，常随潮波上下漂流。天帝恐五山流于西极，失群仙之居，乃使十五巨鳌轮番举首戴之，五山才峙立不动。《楚辞·天问》：“鳌戴山抃，

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一，文物出版社，1975。

何以安之？”王逸注《列仙传》曰：“有巨灵之鳖，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洪兴祖补注：“《玄中记》云，即巨龟也。一云海中大鳖”。《史记·封禅书》称“海中神山呈龟鱼之形”，以为五神仙山均由神龟背负着。李白《怀仙歌》曰：“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龟为神异之介虫，玄采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它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之忧，“生三百岁，游于蓂叶之上，三千岁尚在蓂丛之下”，是长寿之动物(见图2)。

鹤在中华文化中，一向视为“仙”物，称“仙鹤”，“伟胎化之仙禽”，^①

《文选》注引《鹤经》曰：“鹤，阳鸟也，因金气，依火精，火数七，金数九，故十六年小变，六十年大变，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说它是“盖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骥驥也”，它形迹不凡，“朝戏于芝田，夕饮于瑶池”，^②《十洲记》云：“芝田”乃是居住在海中仙山“钟山”上的地仙所耕种的地，上种仙芝草。因此，鹤常与神仙为俦，或成为仙人的坐骑。《列仙传》载，王子乔曾乘白鹤驻缑氏山头（道家）。葛洪《抱朴子》中的神仙“太上老君”或“元始天尊”，老子都是骑龟骑鹤，或以鹤为化身。《搜神后记》载：“丁令威化鹤归来”。

鹤既千六百年形定色白，孕，也可以千六百年饮而不食，故《淮南子》有“鹤千年，龟万年”之说。古代隆重的葬礼都要舞鹤。据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女儿滕玉自杀身亡后，阖闾将其厚葬于苏州城西的阊门外，举行了隆重的“舞鹤”仪式，有“千万人随观之”，苏州有“鹤市”之别名，今舞鹤桥犹存。李约瑟曾说：“亚尔姆斯特朗发现，鹤舞本身是祭祀和丧葬仪式中艺术表演的一部分，这种仪式是从爱琴海经过肥沃的新月地带传到中国和东南亚的。仙鹤后来和道家的神秘主义相结合，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格兰纳特已经证明，鹤舞的仪式与关于雷电、风雨、丰收和投胎的巫术有关”。^③说鹤舞之仪式为西方传入根据不足，也许是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属于臆断，但这种仪式与投胎的巫术有关，确实是有道理的，由于鹤具有“仙”和“寿”之灵性，故以舞鹤仪



图2 巨鳌负碑

① 鲍照：《舞鹤经》，《文选》卷十四。

② 同上。

③ 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第352页。